

一 远古时代的英雄

很久很久以前，距今上万年，中国大地之上，仍是一派原始自然景象，天造草昧，荆榛未开。高山丘陵、平原高原、江湖沼泽，仍保持着原始的蛮荒模样。温暖湿润的气候，带来充足的阳光与丰富的降水，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，高大的树木夹杂着低矮的灌木，枝藤交错，野草丛生，点缀着形形色色的花朵随处可见。禽鸟虫蛇走兽，游荡其间，人类看上去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。

然而凭借思想这一无敌利器，人类巧妙地利用种种工具，依靠团结与协作，渐渐脱颖而出，成为地球生物圈之主宰。

尽管如此，彼时之人，生存境况之恶劣，仍为今人所难想象。仅有简陋之居所，寒碜之衣物，窳(yǔ)劣之器具，夏与烈日争，冬与严霜争，与洪水争，与毒蛇猛兽争，非勇敢坚强者无以生存。华夏之文明，便是在此恶劣之环境下，初露熹光。

由于历史久远，史料缺失，要恢复远古历史的面貌，几乎是不可能。当然，中国有一些神话故事，只是与印度、埃及、巴比伦、希腊等文明古国相比，不仅神话故事少得可怜，也毫无系统可言。在这些神话中，包括中国人所熟知的盘古开天辟地、女娲补天、后羿射日等。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这些神话故事产生的时间并不早，在早期历史文献中，极少被提及。可见华夏文明自一开始，就与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这也是中国文明区别于其他古国文明的特点之一。

大家都知道，孔子曾说过一句有名的话：“敬鬼神而远之。”这句话的背后有

深刻的历史背景：在孔子之前的数千年里，中国人对鬼神的态度就已是如此。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早期出现的神祇（qí），都不是人格化的，而是非常抽象的概念。上古时代的神，譬如天神、地神、河神、山神等，可以享受人的祭祀，却始终没有神的面貌，没有偶像崇拜。谁也不知道神长什么模样，似乎也没有人去关心这个问题。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说，只要知道敬畏神，能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就足够了，没必要与神过分亲密。

不推崇鬼神，势必就要立起人世间的英雄。

华夏文明从一开始，就充满英雄崇拜的味道，英雄们的伟大业绩，总是激励着子孙后代，“祖先崇拜”的思想由此发端。

下面先说说对华夏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几位英雄人物。

中国上古史有“三皇五帝”之说，“三皇”是哪三位呢？史料的说法五花八门。吕思勉先生写的《三皇五帝考》，罗列出六种说法：

第一种说法是天皇、地皇、人皇；第二种说法是天皇、地皇、泰皇；第三种说法是燧人、伏羲、神农；第四种说法是伏羲、神农、祝融；第五种说法是伏羲、女娲、神农；第六种说法是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。

这里我选用第三种说法，即三皇为燧人、伏羲、神农。除了这三人之外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，就是有巢氏，他之所以没有在“三皇”之列，大约是因为年代过于久远。他是最早的一位英雄，用古人的说法，叫作“圣人”。

从这四位英雄的名字里，我们隐隐地发现，他们的英雄事迹并不在于武功，而在于开创了技术革命、开启了文明之光。

先来看看第一位英雄人物：有巢氏。

关于有巢氏，先秦《韩非子》一书中，有一段记录，文字并不深奥，我把原文引述如下：

“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，人民不能胜禽兽虫蛇。有圣人作，构木为巢以避群害，而民悦之，使王天下，号之曰有巢氏。”

严格地说，有巢氏不能叫名字，它与燧人氏、神农氏一样，都是称呼。为什么称呼他为“有巢氏”呢？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房产大亨，“巢”就是房子、巢室、居所。这个人的功绩可不得了，在他之前人类没有房屋的概念，那么

他们都住在哪儿呢？要么露宿，要么住树上，要么住在洞穴里。我们可以想象那种艰难的生存状态，风吹雨淋日晒倒不是真正的威胁，当时大自然还没有被开发，到处都是毒蛇猛兽，试想晚上睡觉时，爬进几条蛇，或者来只猛虎狮子的，人就只能成为动物的美食。要是把现代人往原始丛林一扔，在那待几个晚上，与虫蛇为伴，恐怕没几天，都准得失眠症，谁能放心睡个安稳觉呢？
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：有时在睡梦里，会梦到从某个高处跌下来，或者突然掉到什么地方，这时我们就会有身体反应，小腿会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。有科学家认为这是人类对远古生活的一种回忆，当时住在树上，睡着时很容易掉下来。可能还有另一种情况，就是腿突然被蛇咬上一口，引起条件反射。在风餐露宿的年代，这真的是再平常不过的事。

这个时候，有巢氏出现了。

他是个很聪明的人，尝试改善居住环境，便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，用木头建起了房屋。如果放在今天，这确实称不上一件难事，因为我们有了各式各样的工具，有斧头、锯子、铁钉。可是那个年代啥也没有，只有石器，光是要把一棵大树砍倒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人类的意志最终战胜了物资条件的匮乏，有巢氏用最简陋的工具，盖起了最原始的房屋。那时房屋是什么样子，我们也不太好想象，肯定是很难看的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虎豹豺狼来了，被阻挡在房子外面，张牙舞爪却无可奈何。

房屋的出现，确实是人类一次巨大的革命，改造自然的步伐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。按照韩非子的说法，有巢氏因而“王天下”。我想当时根本还没有“天下”的概念，顶多就是在有巢氏生活圈附近的人，纷纷跑来向他学习盖房子，他因此被推为首领。

统治的权柄，并不在于武力，而在于智慧。睡觉是件大事，有巢氏让大家睡上了安稳的觉，因此被尊为“圣人”，实际上就是英雄。他确实是一个英雄。有了房屋后，人类才有了安全的居所，这是获得与动物界战争优势的开始。人类社会，是从征服动物开始的。

征服动物界，是一场漫长的战争。

即便有了房屋作为防御性的居所，人类的生活环境仍然危机四伏。黑夜里隐

藏着巨大的威胁，多数动物在夜晚的行动能力要远远超过人类。地球有一半时间在黑暗中，不能战胜黑暗，就不能战胜出没于黑暗中的凶猛动物。火的出现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。

严格说来，火并不是人类的发明，自然界早已存在。酷热会引发森林起火，雷击、火山喷发等都会产生火。然而自然之火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，出现的机会很低。有没有办法人工取火呢？

在美国电影《荒岛余生》中，汤姆·汉克斯扮演的那个当代鲁滨孙，落难到了一个海岛上，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钻木取火，其间经过了无数次的失败。一个当代人，在懂得钻木取火的原理后，要凭借原始的工具生起一堆火仍然是困难重重，更何况上古的人连这个原理都不晓得。

燧人氏的称号，与有巢氏一样，是以发明成就来命名，因为当时还没有姓名称谓。有巢氏就是有房子的家伙，而燧人氏就是能取火的家伙。燧人氏怎么知道钻木取火呢？我想在燧人氏之前，肯定已有很多人尝试过了，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。钻木取火，可能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观察，比如说石块猛地相击时，会有火花。只是这种稍纵即逝的火花，根本不可能保存下来。

有这么一种传说，燧人氏见到鸟啄树木，有时会有火花闪出，他由此受到启发，开始钻木取火的试验。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，现代人用更好的工具钻木取火都十分不容易，更何况是久远之前的人。燧人氏的试验，一定失败了无数次，次数一定不会比爱迪生试验电灯泡少。他不断地打磨石头，试验各种木头，终于有一天，木头被点燃了。

可惜历史没有记下那一天的日期，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。

他成了中国的普罗米修斯，但并非是从天上盗火，而是在人间取火。

人工取火，是人类摆脱野蛮、迈向文明的关键，其意义比造房屋更大。在自然界中，不少动物也会营巢穴，比如小鸟、蜜蜂都能筑巢，但只有人类做到了自主取火。正是这个原因，燧人氏被列入“三皇”之列，而有巢氏没有。从此，夜晚不再是一片漆黑，火光照亮了大地，光明不再只属于白昼。

火不仅仅用于照明，还有更深刻的意义。人工取火，使得人类在与动物界的战争中，获得了一个胜利的法宝，用火可以驱赶毒蛇猛兽，可以在夜晚作战，它本身就是战争的利器。

另外，火还为人类带来了两大变革。

其一，是带来健康的熟食，不再像动物那样吃生的。这点在《韩非子》一书中也有提道：“民食果、瓜、蚌、蛤，腥臊恶臭而伤腹胃，民多疾病。有圣人作，钻燧取火，以化腥臊，而民悦之，使王天下，号之曰燧人氏。”当时的人并不懂得病菌之类的名词，但他们已经发现，生食经常导致疾病，用火煮熟的食物则更为安全。火的出现，带来了饮食的革命，这点是动物界所无法做到的。

其二，使冶炼金属成为可能。从火的发明到冶炼金属的成功，应该经历了很长的时间，没有火，就无法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。随着金属冶炼的成功，人类便成为地球生物的主宰者。

与有巢氏、燧人氏相比，伏羲的传说就更多了。

伏羲又称为庖牺氏或包牺氏，从这个名字来看，大致可以推断出他的主要贡献。“庖”字如果做动词解，就是“烹调”；如果做名词解，就是“厨房”。“牺”就是牲畜，是人工饲养的牲口。

在人类早期，食物的获取，无非两大途径：其一是采摘野果；其二是捕杀动物。在人口数量相当少的时候，食物并不紧缺，大自然有丰富的供给。随着人类不断地征服动物界，生存空间不断拓展，人口也变多了，这时食物就成问题了。

树上的果实，会随着季节的不同而不同，有的时候多，有的时候少，供应是不稳定的。而对动物的捕杀，也使得动物的数量在减少，狩猎到的食物也变得不稳定。人工饲养因此成为稳定的食品来源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伏羲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。

据说伏羲是个大发明家，除了畜牧之外，还发明结网打鱼的方法，用兽皮缝制衣服等。然而，他的贡献绝不仅仅在于物质层面，而是上升到精神层面。在远古英雄中，伏羲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，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哲学家。

《易经》是这样描写这位圣人的：“古者庖牺氏（即伏羲）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他的眼界不仅仅局限在人自身，而“观象于天”、“观法于地”，探寻天理，探寻人与宇宙的关系。

伏羲是第一个用“数”与“图”的方法去理解宇宙万物的人，从这一点上

说，他确实充满哲学家的气质。八卦就是八个卦相，每卦由三个爻（yáo）构成，“——”代表阳爻、“—”表示阴爻。八卦分别是乾、坤、震、巽（xùn）、坎、离、艮（gèn）、兑，分别代表天、地、风、雷、水、火、山、泽。通俗一点说，这是一种朴素的宇宙模型。

在古代传说中，伏羲又被描述成人首蛇身的怪物，为什么会是这种形象呢？有一种说法十分合情合理，伏羲“人首蛇身”的形象，与一个字有关，这个字就是“道”。我们注意一下“道”字的写法，上面是“首”字，下面是“乚”，这个文字构成，像不像“人首蛇身”呢？伏羲是得道之人，古代的道，就是宇宙真理，他就是“道”的化身，因而后来居然被描绘成人首蛇身之形象，实在可笑至极。

一部人类的发展史，也是对宇宙真相不断探索研究的发展史。没有哲学思想，就谈不上什么文化，因此伏羲对宇宙开创性的思索，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事件。

在中国的古文献中，像“有巢氏”、“燧人氏”、“庖牺氏”这些词，都包括了两层意思：第一层意思就是三位英雄的称谓，第二层意思就是他所在的氏族。伏羲的这一氏族，即“庖牺氏”兴起一段时间后，走向没落，原因很简单，其他氏族在文明上后来居上，进而取代了庖牺氏的地位。

取代庖牺氏的，是神农氏。

《易经》记载：“包牺氏没，神农氏作。”

这里的神农氏，我的理解仍是两层意思：最初是一个人的称谓，后来是一个氏族的名。古代的族群能获得多大的影响力，与其拥有的技术水平是密切相关的。在伏羲的畜牧革命后，神农氏又引导了一场新的技术革命，即种植业的革命。

讲到这里，我想说一个话题。

多数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多是春秋战国之后的各个王朝。事实上，自秦以后，中国文明进入了一个发展相当缓慢的阶段，巨大的技术变革、深刻的思想变革并不多。反倒是从上古时代到秦以前，中国文明充满了创造力，产生了无数技术与思想的奇迹。这是读史者不可不关注的一个问题。

种植业的出现，使得人类的粮食问题获得了最终的解决。事实上，直到今

天，给我们提供粮食的，仍然主要是种植业。人工种植是不是神农氏的首创呢？应该不是。神农氏的农业革命，是耕种方法与农具的革命，使得大规模的种植成为可能。

在《淮南子》一书中，有这样的写法：“古者，民茹草饮水，采树木之实，食蠃蚌之肉，时多疾病毒伤之害。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，相土地宜，燥湿肥饶（qiāo）高下。”在此之前，尽管有畜牧业作为补充，但人类的食物仍然严重依赖于野生的动植物资源，野果可能有毒、动物可能染上瘟疫，即便煮熟了，也会威胁人的生命安全。而五谷则是安全性很高的食物。神农氏何以使得大规模耕种成为可能呢？他认真地研究了地形、气候、土壤对种植物的影响，使得种植成功率大大提升。

除此之外，他还大力改进农业工具，据《易经》载，神农氏“斲木为耜（sì），揉木为耒（lěi）。耒耨（nòu）之利，以教天下”。耒耜是古代一种像犁的翻土工具，耜是用来起土，耒是耜上的木曲柄。在古代，耒耜也泛指农具。

神农氏是第一流的植物专家，他不仅推广种植业，还是中医药之祖师。在自然界中，有许多植物具有解毒、治病的功效，在神农氏之前，可能草药的功效就被人所认识，但是并没有系统的发展。神农氏是第一个专心致志研究草药的人，古代很多文献都写到他“尝百草”的故事，为了试验草药的药性，他把自己当作试验品。这种尝试是十分危险的，他也因此多次中毒，据说有一次，在一天之内，就中毒达七十次。有一种说法，称神农氏是死于中毒，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。中国的医药学，实际上也是奠基于神农氏。

可以说，在当时的中国，神农这一氏族，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，因此成为众氏族的首领。神农氏族的领袖地位，维持了十七代之久。

在神农时代，由于文字还未产生，对此期发生的故事，我们仍然知之甚少。后世关于神农的文献，也不一定真实有据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巨著《史记》中，对漫长的神农氏统治时代并未有详细记载，《史记》的开篇，实际上是从神农氏族最后一个领袖炎帝开始的。

二 征服者轩辕

到了炎帝时，神农部落已走向没落。

在神农氏族统治的十七代里，许多部落都是接受其家族的统治，那么，神农氏为什么会衰弱呢？推想其原因，大约是技术优势已经荡然无存。神农氏所倡导的耕种法已经被各部落所掌握，这个家族的权威已是摇摇欲坠。更重要的是，金属冶炼业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军事变革，在这一方面，神农部落已经落后于其他部落了。

武器的变革，经历了三个阶段，即木制兵器、石制兵器与金属兵器。《太白阳经》中有这样的说法：“伏羲以木为兵，神农以石为兵，蚩尤以金为兵。”蚩尤的年代，正是神农氏部落统治的末期。

精良武器的出现，使得武力的重要性日益增强，一个混战时代出现了。

当神农氏族强有力的统治不再时，各部落之间的相互攻伐越来越多，每个部落都想扩张自己的力量。尽管神农氏新的首领炎帝幻想用武力重新夺回政治话语权，可是他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因为有两个强有力的部落后来居上。这两个部落的首领，分别是蚩尤与轩辕（即后来的黄帝）。

蚩尤与轩辕两股新势力的崛起，印证了军事技术革命的深刻影响力。

轩辕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部落首领，他姓公孙，是少典氏族的首领。据说轩辕生下来才七十天就会说话了，比起王阳明五岁都不会讲话，他可以算是十分早慧。轩辕似乎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物，因为他不仅智慧超群，辩才无碍，还见

多识广，对事情有着敏锐而独到的判断力。

根据《管子》一书的记载，轩辕雄心勃勃，试图取代神农氏成为天下新的领袖。他曾经请教一位名叫伯高的智者：“我想要把天下融合为一家，有没有办法做到呢？”言下之意，是要统一诸部落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政权。

伯高回答说：“有办法的。”

轩辕问道：“您可以说来听听吗？”

伯高答道：“关键是要控制矿山。怎么知道哪里有矿石呢？有丹沙的山地，下面就埋有金矿；有慈石的山地，下面就有铜金矿；有陵石的山地，下面就有铅、锡、赤铜矿；有赭土的山地，下面就有铁矿。对于这些矿山，应当将它们封存起来，设立边界，不允许私人随意开采，如果有违令的，就处以死刑。”

这则对话让我们很吃惊，因为五千年前的中国人就已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。对当时的人来说，矿业就是新经济，谁掌握了新经济，谁就掌握了政治的话语权。从伯高的话中可以看出，当时中国人对金属矿产的认识已经颇多。这位智者敏锐地察觉到金属将在战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，谁的金属武器更多、更先进，谁就可以称雄天下。为了把这些金属矿产收归公有，必须以严厉的刑罚制止私人随意开采，这样才能确保军队的武器供给。

轩辕听从了伯高的建议，大力探矿，并且牢牢地控制开采权。十年之后，一座大矿山被开发了，这座矿山名为葛庐之山，矿藏十分丰富。

不料就在这个时候，轩辕却遭到闷头一击。这座大矿山被人夺走了！

夺走矿山的人，正是蚩尤。

蚩尤是九黎部落的首领，他的出身很成问题。据《大戴礼记》中孔子的说法：“蚩尤，庶人之贪者也。”庶人，说明他的出身是低贱的，并没有贵族血统。出身低贱怎么能当上部落首领呢？孔子的话，实际上是暗示蚩尤的首领地位，可能并非来自继承，而是来自武力篡权。

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蚩尤是一位奇才，他坚强而悍勇，有着非凡的军事才能。他的部落曾经臣服于轩辕，他可能为轩辕的崛起立下过汗马功劳。蚩尤是一个对武力十分着迷的人，十分热衷于新的武器技术，他自己可能就是这一方面的专家。他与轩辕同样认识到金属武器的革命性意义，因而也认识到金属矿产的重要性。

以他高傲的个性，注定不可能长久地屈居他人之下，于是他密谋背叛轩辕，自立门户。

当葛庐之山的矿产被大规模开采后，蚩尤突然叛变了。

他用武力驱逐轩辕派往矿山的人员，将矿山据为己有。利用丰富的金属矿产，蚩尤制造出大量的武器，迅速使自己的部落成为诸部中的最强者。尽管金属武器的运用，不一定始自蚩尤，但在他之前，金属武器从来没有被如此大规模地运用过。

在中国兵器变革史上，蚩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。其实他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金属武器重要性的人，轩辕、伯高都认识到了这一点，但蚩尤捷足先登了。

对于蚩尤的背叛，轩辕有没有试图给予猛烈的还击呢？史书上没有明说，不过就算还击，也未必获得胜利。此时的外部环境对蚩尤是有利的，因为神农氏的没落，导致了诸部落的战争日益加剧，有心取代神农氏的轩辕把打击的重点放在了对诸弱小部落的征伐上。在蚩尤夺取葛庐之山的这一年，共有九个部落被兼并，其中多数应该是被轩辕与蚩尤瓜分的。

蚩尤的实力还在不断地增强，在夺占葛庐之山后不久，他又开发了另一座大矿山，这座矿山名为雍狐之山。当时这座山的矿石被流水冲至山麓地带，因而发现了丰富的矿藏。蚩尤利用雍狐之山的金属矿，制造出雍狐之戟、芮戈等兵器，这些兵器在当时可能算是最先进的武器。这一年，又有二十个部落在战争中被兼并。部落战争的结果，出现了三足鼎立的格局，这三足分别是炎帝的神农部落、轩辕的少典部落与蚩尤的九黎部落。

从三强的分布格局来看，炎帝的神农部落与轩辕的少典部落位于北部，蚩尤的部落位于南部。倘若只看武力，三强之中，蚩尤似乎最为强大。但是他有一大弱点，过于迷信武力，他四处征伐，扩张自己的势力，但论起政治眼光，却远远逊于轩辕。

在古史的记载里，蚩尤是以残暴者的形象出现的，他四处掠夺、破坏，其他部落畏惧他的威力，却不甘心屈服于他。相反，轩辕则更注重于军事打击与政治宣扬双管齐下，恩威并施，这种策略使他获得了多数部落的支持。

再来看看神农部落。

神农部落在诸部中的领袖地位已经延续了十七代之久，炎帝实际上就是那个

时代的“天子”，尽管当时没有这样的称谓。可是神农部落威风不再，对于风起云涌的部落间争斗，炎帝根本无法制止，更谈不上征伐以维持天下秩序。在这个时候，明智的轩辕打着支持神农政权的旗帜，这有点类似于春秋时代的“尊王”，对不服从炎帝的部落逐一征服。

韩非子曾经说过：“上古竞于道德。”那个时代总的来说，民风比较朴实，不像后世那么多尔虞我诈，比较率真。轩辕意识到，争取人心才是胜利的不二法宝，从这一点看，他比蚩尤徒有蛮夫之勇要更加高明。轩辕征服诸部落，却不滥施暴行，而是安抚民众，施行德政。他以武力手段制止各部落间无休止的争斗后，输出先进的种植技术，改善当地民生，并且训练他们的军队，以为自己所用。

当然，我们也必须看到，轩辕实施德政的背后，是有自己的目的的。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英雄人物，他打着“尊王”的旗帜扫荡不服从炎帝的部落，实际上并非是为了重振衰落的神农政权，而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。

炎帝对轩辕的意图十分清楚，作为神农部落的最后统治者，他不甘心把统治诸部落的大权拱手让出。为了重树神农氏的权威，炎帝企图对各个部落采取更为严厉的控制，他试图以武力手段逼迫这些部落承认神农氏的统治权柄。可是诸部落宁可归附于新兴的轩辕势力，也不愿意接受炎帝的统治。

轩辕俨然成为诸部落拥护的新领袖，这样他与炎帝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。

我们中国人都自称为“炎黄子孙”，炎帝与黄帝是华夏二祖，可有趣的是，在四千多年前，这两人却是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战争中。

面对炎帝的步步紧逼，轩辕必须应战。尽管轩辕已经得到诸多部落的支持，可是他的形势还是不容乐观，因为他随时可能陷入与炎帝、蚩尤的两线作战之中。蚩尤的武力是恐怖的，炎帝凭借着十几代的积累，也有不容小觑的实力。为了避免两线作战，轩辕决定先对付炎帝的神农氏军队。

轩辕把军事力量集中于北面，与炎帝的军队多次交锋后，逐渐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。特别是在阪泉一战中，炎帝的军队大败，战争的天平已是完全倾向轩辕一方。只要再给一点时间，轩辕便可以完全击败炎帝，用武力征服神农部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蚩尤卷到了这场大战之中，使得局势变得扑朔迷离。炎帝、轩辕、蚩尤三雄之战，究竟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？

此时的蚩尤征服了南方诸多部落，是无可质疑的南方霸主。轩辕与炎帝之间的战争，对他来说，是一次绝佳的机会。只要轩辕与炎帝两败俱伤，到时他出动自己的精锐武装，必定可以一鼓作气消灭两大对手，成为天下至尊无上的战神。

蚩尤的参战，打乱了轩辕的部署，他被迫放弃对炎帝的深入打击，转而迎战蚩尤的部队。但是蚩尤确实有着项羽一般的骁勇，特别是他的部队在武器装备上占了上风。在交战中，轩辕被打败了，只得向北逃窜，一直退到了涿鹿这个地方。涿鹿大约在今天北京西北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，在五千年前，这几乎是中国的最北界，十分荒凉。

此时的轩辕十分狼狈，据《逸周书》所记：“蚩尤乃逐帝（黄帝），争于涿鹿之阿。”这里用了一个“逐”字，可以清晰地表明，蚩尤的军队是进攻的一方，来势汹汹，而轩辕的军队是被迫得一路北逃。战场上的优势，已完全落入蚩尤一方。

据军事学家的估计，在轩辕与蚩尤大战的时候，战车已经有了，但数量是很少的，军队仍然以步兵为主。可以想象，倘若轩辕的军队继续后撤，势必要退到荒漠地带，而步兵要穿越荒漠，可想而知是凶多吉少的。因此涿鹿便成了轩辕与蚩尤决战的最后舞台，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历史的决战。

历史经常是很戏剧性的。

就如同后世战国时期晋国的内战，智瑶在与赵无恤战争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，眼看胜利的果实就要到手，却由于魏、韩二氏的反戈，反而落了个身亡族灭的下场。蚩尤与轩辕的战争同样如此，蚩尤完全相信自己很快就会获得最终的胜利，他迫不及待地想把帝王尊号加诸己身。

可是蚩尤的胜利却引起了中原诸部落的惊慌恐惧，部落的首领们都知道，倘若由这个残暴者来统治，他们的悲惨命运可以想象。甚至连神农部落的领袖炎帝也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在与轩辕的战争中，神农部落已遭重创，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蚩尤的进攻。炎帝的神农部落与轩辕的少典部落代表着中原农业文明，而蚩尤的九黎部落则更多地带有野蛮的色彩。在共同文明的感召下，炎帝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，他决定联合轩辕，捍卫中原文明，抵制南方的蛮族军队。

《逸周书》中有这样的说法：“赤帝大慑，乃悦于黄帝，执蚩尤，杀之于中冀。”赤帝就是炎帝，他与轩辕的联合，是扭转战局的关键所在。对于轩辕来说，

他也不是坐以待毙，事实上，他已经发现了蚩尤的弱点所在。

尽管蚩尤可能对战局相当乐观，可是有一个风险始终存在：他过于孤军深入了。蚩尤的地盘究竟在哪里，众说纷纭，有的认为在长江流域，有的认为在淮河流域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的军队挺进到了华北平原的最北界，这种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的大进军，发生在五千年前，而且是在车马缺乏的条件下进行的，确实令人瞠目结舌。我们站在公正的眼光而不是古史偏颇的立场来看待蚩尤这个人，可以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奇才，胆力绝伦且有着高超的军事才能。

在战术层面上，轩辕或许不如蚩尤，不管在武器装备还是勇猛上都较为逊色。可是在战略层面上，轩辕则成了一个巨人。作一个不十分贴切的类比，轩辕类似刘邦，而蚩尤更类似项羽。蚩尤的败亡与项羽也有相似之处，战术上的胜利无法挽回战略上的失败。

轩辕一方面在涿鹿顽强地顶住蚩尤的攻势；另一方面，他把外交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凭借着多年来所建立的巨大威望，他不断地派人游说中原诸部落，召集他们的武装，开赴涿鹿战场。特别是在神农部落的炎帝转向支持轩辕后，诸部落更是踊跃参战。我怀疑炎帝之所以屈服于轩辕，也可能是轩辕外交活动的结果。

诸部落的参战，使得涿鹿战场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深入北地的蚩尤陷入了诸部落的包围之中，远离南方大本营的他，没办法增调后备武装以支援战场。

关于轩辕与蚩尤的决战，正史并没有详细描述其过程。但在许多近乎神话的传说中，则写得绘声绘色。在这些传说中，蚩尤与轩辕几乎都是仙魔一类的人物。比如说：蚩尤会呼风唤雨作雾，而黄帝则得到了上天的相助，上天派玄女帮他渡过难关等。此类故事，在许多文明古国的神话传说中也屡见不鲜，譬如古希腊奥林匹斯山的神祇们总是卷入人类的战争，而人类英雄身上也闪耀着神的光辉。

在神话中，蚩尤是一个法力颇高的魔头，他能“制五兵之器，变化云雾”，他施法“作大雾，弥三日”。制五兵之器是一个事实，《管子》一书中就有记述，这得益于蚩尤拥有葛庐与雍狐两座矿山，他的军队武器装备实现了金属化，即青铜武器。那么他为什么被描写成为一个可以“变化云雾”的魔头呢？笔者推测，在这场关系到中国历史命运的决战中，确实出现了云雾天气。云雾的出现，原本对

双方军队都会产生影响，可是为什么神话故事中，似乎对轩辕一方产生更大的危害呢？原因恰恰在于蚩尤的军队更习惯于在云雾中行军作战，因为他们来自潮湿的南方，南方出现雾气的时间比北方要多，因而南方军队更能适应雾天的战争。

这些神话传说当然是后人牵强附会，但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这场战争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，即便得到炎帝及诸多部落的支持，轩辕仍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战胜蚩尤。神话虽然荒诞，可是详加考察，我们仍可以理出若干可能的史实。

尽管有诸落部的协助，黄帝在这场战争中仍然打得十分艰辛。在神话故事里，黄帝“九战九不胜”，他只能“仰天而叹”。这个时候，“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”。这已经成了一场中国的“特洛伊战争”了，与荷马史诗所描写的那场英雄战争类似，中国的神仙们也纷纷插手尘世的争斗，这岂止是人间的战争，这是神魔之间的决斗。有了神女的相助，轩辕逆转了战局。

与所谓的“玄女下凡”传说相比，另一个传说可信度稍高。在这个传说中，黄帝轩辕逆转败局的法宝是指南车，这大概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指南针的记录。黄帝利用指南车，在云雾天气下，得以辨别方向，利用人多势众，一举击败了蚩尤。这就成了科技的胜利，而不是天神的胜利了，荣耀复归于人世英雄。

有一些军事史学家认为，轩辕之所以能在涿鹿之战中打败持有先进且精良武器的蚩尤，是因为他在战争中使了密集队形的弓箭部队。这种说法，恐怕难有确切的证据。影响历史的，不是过程，而是结果。结果就是一路北上的蚩尤没能凯旋，而是有去无回，成为战争中失败的一方。

三 开辟鸿茫，告别蛮荒

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内战，以轩辕的胜利而告结束，各部落首领推举他为首领，也就是“天子”，尊称为黄帝。

大概在此之前，一种神秘的学说已经兴起，这种学说就是“五行说”。五行就是水、火、土、木、金，在古代被认为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。“五行说”不仅仅是一种宇宙物质观，同时也被运用于政治领域。比如炎帝的“炎”字，很明显是与“火”有关，代表“火德”。依照五行理论，土从火生，如今轩辕取代了神农部落的炎帝，意味着“土”取代了“火”，土德取代了火德。轩辕使用了“黄帝”这一尊号，是因为“黄”字总令人联想到土的颜色。

黄帝成了新的天子，而炎帝则失去了统治天下的权力。尽管从当时的情形看，炎帝是个失败者，但如果以更长久的目光来看，他却是一个胜利者。在炎帝、黄帝之前，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民族，各个部落是比较分散的。在与蚩尤的战争之后，中原诸部落之间的联系、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，这些部落先后归附于炎帝与黄帝，在文明上趋于一致，一个民族的雏形产生了。炎、黄二帝成为华夏族的共同先祖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黄帝与炎帝都是胜利者。

至于蚩尤，虽然战败身亡，但他的影响力犹存。

据说后来黄帝为了征服南方部落，特地画了蚩尤的像，威慑诸部。在民间，蚩尤更是被当作一个三头六臂的战神来看待。从这个侧面来看，古中国的文明还是显得相当宽容，因为官方似乎无意制止崇拜蚩尤的民间信仰。

司马迁伟大的历史著作《史记》中有一篇《封禅书》，其中有谈到秦始皇曾

经“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”。在秦统一中国时，中国民间有所谓的八神，其中第三尊神就是“兵主蚩尤”，他排在“天主”与“地主”之后，主兵事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“战神”。司马迁特地记道：“八神将自古而有之。”可见蚩尤被当作战神加以崇拜，是古中国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，而且他在诸神中的排名，仅次于天地，地位相当尊崇。

反动派蚩尤被击毙了，可是他却成为中国人的神，这是很有趣的事情。官方文献一直把蚩尤刻画为一个残暴的反动派，站在公正的角度说，蚩尤对中国文化是有很大贡献的，特别是在军事技术的革新上。从蚩尤开始，中国才算进入大规模使用青铜武器的阶段，把他当作“兵主”或“战神”来看待，是不过分的。

当然，在上古三雄之中，影响最大的，还是黄帝，从他开始，中国有了一个国家的雏形。

黄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位征服者。

在黄帝之前，神农氏部落曾经十七代成为各部落的首领，这种领袖地位的获得，除了掌握农业技术之外，也不排除有几分武力的色彩。不过武力应该是第二位的，主要原因大约有两点：其一是人口数量仍然比较少；其二是各部落的组织形式仍然比较原始，并没有十分完善的行政系统。

黄帝的统治，带来了政治上的革命，他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府管理机制，一个国家政权的雏形出现了。这种政府管理机制，想必是中原大混战之下的产物，战争迫使政府必须升级管理模式，原先那种带着浓厚原始部落色彩的简单管理模式，已不足以适应战争的需要。我们从黄帝与炎帝、蚩尤的战争中，可以看到作战的地域范围已经相当辽阔，从江淮流域一直延伸到了华北平原的最北界，战争波及的范围，恐怕将近一千万平方公里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黄帝的胜利，得益于其更有力、更高效的行政能力。

我们来看看史料中的一些记录。

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黄帝对诸部落采取了严厉的控制手段，凡有不顺从者，他就前往征讨，平定叛乱后，也不停留，马上收兵离开。为了征伐这些部落，他的军队遇山开路，披荆斩棘。他的势力所及，东抵东海岸，西至崆峒山，南抵长江，北至涿鹿。他把都城安置于涿鹿平原，因为这里是他的福地。

中国古代，君主“坐北朝南”，归顺的一方“南面称臣”，这个习惯的由来，大约也是从黄帝开始的。他从称帝始，就把行政中心置于国家的最北端。这么一来，他的统治区，大致可以说是以涿鹿为中心向南展开的一个扇形区。在建都地址的选择上，黄帝一定是耗尽心思。他必须预防诸部落的反叛，如果把都城建在帝国中心，很容易遭到反叛部落的突袭，倒不如离得远一点，即便有变，也有充足的时间应对。

接下来黄帝必须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：都城建在偏远的北方，如何对诸部进行有效的控制呢？

他摸索出三种控制手段：

第一，巡视。那个时代通信条件很差，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，最保险的办法，莫过于亲自大驾光临了。黄帝是一个非常勤勉的君主，他不断地出巡，实际上也是在向诸部展示他的权威与武力。他似乎对诸部落的忠诚并不是特别放心，因为在出行途中，每到一个地方，他的住所周围都是手执戈戟、全副武装的战士。这种架势，自然会对诸部产生巨大的威慑力，这是他统治的一个手段。黄帝巡视诸方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祭祀天地鬼神山川，搞封禅大典，表明自己的权柄并非来自人世，而是来自上天，正所谓“君权神授”也。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黄帝登过丸山、泰山、崆峒山、鸡头山、熊山、湘山等，这不全是游玩，主要是搞祭祀，让山川之神庇佑自己的政权。

第二，召集诸部大会。黄帝曾经在釜山召集诸部首领开会，这个釜山当然不是现在韩国的釜山。在《史记》里已经使用“诸侯”这个名称，不过这似乎是把后世的称谓用于黄帝时代，当时应该还没有这种叫法，部落色彩仍然是很浓厚的。通过诸部会议，进一步确立了黄帝的统治权。

第三，他设立了两个机构，分别称为“左大监”与“右大监”，职责就是监察各部落。也就是说，黄帝派出特派员驻扎在各部落里，严密监视各部的一举一动，并直接向上级汇报。我们可以看出，一个中央政府的雏形出现了。通过这种方式，黄帝对诸部的控制力度，要远远超过神农氏统治的时代。

在“三皇五帝”的传说中，“三皇”的年代过于久远，可信度是比较低的。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《史记》时，本着谨慎性的原则，并没有写“三皇”的事迹，